

# 科學與宗教

謝 扶 雅

## 一、半世紀前中國的反教運動

今有一中國留學生在美國普林斯敦神學院讀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以「反基督教運動與中國教會之應戰」為題。這是半世紀前在中國國內發生的一個歷史問題。這位博士候補的青年學生，自然不會躬預或親見那件事的經過，來求教於耆輩之年的我。因為他在普林斯敦圖書館內，找到一本英文的 1925 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內有我關於反基督教運動的一篇文章。其中說及我曾當時蒐集了反宗教的文字九十七篇，為之分類及扼要說明。但因這個反教運動的經過，時逾五十多年，刊載那類反教文字，以及為基督教乃至一般宗教辯護的各種文獻，絕少流傳及保存在海外。所以想撰作這主題的博士論文，資料問題（尤其是第一手的），殊難解決。

從我腦海裏並參閱手頭一點點有關書物，讓我這裡極簡約地敘述民十一以來那幾個年頭裡中國所發生的反教運動，及其主要性質為何。有一個稱為「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的機關（總部在歐洲日內瓦），決定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四日至八日，假北京清華學校（時尚未稱大學）召開第十一屆世界基督教徒學生大會。事前由中華基督教青年全國協會（辦事處在上海，筆者那時即在協會供職）與北京基督教青年會，以地主之誼，擔任籌備工作。不料於會前約一個月，北京市內發現一篇「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的傳單，指斥基督教為資本帝國主義的先鋒。接著第二天（三月十日）發出一個通電，謂清華是中國國立學院，不得借給一個宗教機關開會之用。隔了七天，又有七十七人簽名的「非宗教大同盟宣言」的文件，自北京大學宿舍發出來，責基督教為違反科學，束縛思想，麻醉青年的毒物，並有幾句極決絕的話：「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便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自這幾個文件發出之後，引起全國文教界熱烈反應，函電交馳，反教文字一窩蜂地出現。我清楚記得讀過廣州朱執信作「耶穌是什麼東西？」的一篇文章，大意說耶穌不過是個私生子，廣州市內還發生了一些對青年會及教會的騷擾，幸無大事。恰巧該年五月，中國各宗派的教會（不包括天主教）於上海開了一個全國大會（我記得朱經農便是一個會員，但不知代表那處教會或只是他個人），結果產生了「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並決議中國教會應力謀

自養、自主、自理，這就是所謂中國本色教會運動。

那年（即民十一）三月十五日上海出版的一份雙週刊「先鋒」，出了一個反基督教的專號，內除登載「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外，轉載了別處發表的反教文字三篇，主要的論點是指宗教崇尚迷信，毒害青年，因而影響到若干教會學校的學生，紛紛退學，轉至教外的學校讀書。同年六月間，北京有一個反宗教的小冊子出現，載有蔡元培、李石曾、陳獨秀的評論宗教，及那時來華講學的英國哲學家羅素，關於宗教的講演。早些時候，有一個「少年中國學會」的組織，在其章程中，明白規定不許信教的男女青年加入該會為會員。該學會於民十二的十月，出版了「國家主義的教育」（上海中華書局發行）一書，認為教會學校反民族思想。後來國民政府通令國內教會所辦的大專院校必須呈請教育部或經由各地的省教育廳轉報中央立案，不得由外國人任校長，不得強迫學生讀宗教課程或參加校內的任何宗教性集會。所有國內的教會學校，除神學院及大學中宗教學院之外，均遵令辦理，並無違抗情事。

## 二、科學與宗教果真不兩立嗎？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不少次反宗教的事，但以五十多年前所謂「新文化運動」時期，特別從科學的立足點來反對宗教為值得注視。過去反教運動，例如中世紀時，外來的佛教亦嘗屢次受到攻擊，然從不以科學的立場。近代自西方輸入的天主教和耶穌教發生過教案多次，至庚子（一九〇〇）拳變而達高潮。但義和拳的大題目是政治性的「扶清滅洋」，它的反教表現，不但不從科學觀點，却反本身具有反科學的濃厚色彩，如說洋人炮彈打不入他們八卦護符的衣服之內，可謂迷信萬分。以如此低級的信仰去反抗較高級的信仰，自然毫無損於敵方，而毋寧為對方的宗教作了反宣傳。所以庚子拳亂反教運動之後，基督教在中國之推廣，於量於質，均大有增進而可觀。

當五四運動（一九一九）的前後，中國學術界湧起了介紹西方新文化的思潮，特別標明擁護外來的賽先生（科學）與德先生（民主）。風聲所播，連那全然不知科學為何物的舊官僚中顯赫人物如王揖唐者，也大唱「科學救國」的高調。轉瞬之間，舉國蔓延了「科學萬能」的偏激思想。其時國內的基督教事業，尤其是高等教育，驟發展，教會學校內的學生日益增加，惹起教外人士的注目，遂乘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來華，開第十一屆寰球大會的事，挑起反基督教，乃至非宗教的擴大運動。除了反基督教運動中含有民族意識的成份而外，非宗教運動則專從賽先生（科學）的大旗出發。他們抨擊迷信、神話、獨斷教

條，乃至所謂「文學鬼」。所以，即使當時著名學者張君勱，在清華學校講演「人生觀」，謂人生問題非科學所能解決，也為名地質學家丁文江崛起，以「科學與文學」為題，予以猛烈的駁斥。一時風起雲湧，展開了全國數十學人的大論戰。這場大爭辯，實際上不啻為科學與宗教相讎仇的反映。

二十世紀初期，西方思想界一般趨向反黑格爾主義。玄學亦被稱為「宗教的哲學」或「浪漫哲學」，而與「科學的哲學」或「實證哲學」分道揚鑣。我新文化運動中被邀請來華講學的杜威與羅素，皆對宗教表示厭惡。實驗主義信徒的胡適之，對宗教取「敬鬼神而遠之」的消極態度。羅素認中國固有文化無宗教，而代為慶幸，因其得免於歐洲長期宗教戰爭之禍。中國當時如有宗教的話，便以「禮教」的形式出現，而它被奮迅呼為「禮教吃人」，引起群眾非把它撲滅摧毀不可了。另一方面，科學則被視為即是機械技術，為未開發國家謀現代化之絕對必要條件。當實用功利，富國強兵的時髦潮流當陽稱盛之際，宗教不但被視為迂遠而不切於事情的無用之物，且反麻醉青年，錮蔽思想，當然應在反對之列了。科學既足以繁榮社會，福利蒼生，宗教則阻滯文化，使得人類思想倒退，則非宗教大同盟所大呼「有宗教使無人類，有人類應無宗教」，也就不足為怪了。

## 三、宗教必須隨時代而刷新

平心靜氣，就理論上說來，科學和宗教是可

以並存的。它們不是「薄賊不兩立」的敵對關係。但是退化與墮落的宗教，每與科學積不相能。西方在文藝復興時代，羅馬天主教會對新科學家凱卜勒、迦利略等大加迫害，世所共知。然而宗教的原理，與科學的本質相較，原是井水不犯河水，兩各有其活動的領域，而同出自人的高級要求。科學無它，只是求知，它永向 *to be*（是什麼）追進，西語所謂「客觀精神」（*Objective mind*）。宗教的根本原理則繫乎人心的深沉願望，當代大哲槐特赫（*A. N. Whitehead*）曾以精簡四字界定宗教：「*Religion dears with solitude*」（宗教處理靜獨）。槐氏是一位大數學家，但也是著名的形上學者，故能深明科學與宗教的分野。科學惟其純粹求知或窮理，故其戰場全在抽象界，表達工具全用符號或數字。宗教則致力於人的安心立命，即最高幸福生活，故可謂具體（*the concrete*）之極致。許多人把科學跟技術工程混成一片，普遍使用「科技」一名詞，其實機械技術只是科學的扈從者，而不是科學本身，人又以為宗教的核心是不可捉摸的上帝或神鬼。其實中國人早把宗教視同「誠則靈」，意味著虔誠即是宗教。中國之拜神祭祖，目的不是神與祖而只在於「盡心」。但西方人先天賦有科學性頭腦，總要把「上帝」跟「問題」聯結起來，永遠說「*Problem of God*」，即無異使宗教成科學化；而這便成為西方歷代浩瀚璀璨的神學。這些接二連三的神學派別表示宗教客觀化之必隨時代而演進，而重為闡明。

不錯，宗教是求己，是「慎獨」，但人也是

社會的動物，尤其是，凡爲自己所愛好的，必欲分享之於人，而這就是所謂「傳道」或「宣教」。世上各大宗教，無不帶有熱烈傳揚的使命。而傳道給「外邦人」，欲求其有效，就必須講方法，至少先要懂得對方的心理與民情。中世紀西域名僧傳播佛教至華多假手於文字以及藝術象徵，因爲知道中華是文藝之邦，故佛法沁人心脾，瘋迷了萬萬千的善男信女。西方天主教入華，通情達理的西宣教士如利瑪竇諸人，能投中國當時士大夫之所好，故傳道頗爲順利。但後來西方派出的宣教士們，多數缺乏學識，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以致產生傳道上許多不幸悲劇。這裡所說知己知彼的「知」，即屬科學領域內的「求知」活動，而科學是不許止步的。它必須向外對「know」追進。科學原不需仰給求己的宗教（科學家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另一回事），宗教却大半要求助於科學，即是，它必須時時闡明神學，又必須隨時觀察外教的社會環境，熟習某地區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世界是在不斷動變中，你若能與世界周旋，你就必須不斷改進，不許故步自封。

宗教如果單爲求己，限囿於個人心之所安，如小乘佛教的做一個「自了漢」，而無意自度度人，則亦罷了。例如最近台北拇指山中的清嚴和尚，用防腐法使其死後肉體不壞，這是清嚴法師對他自己負責之事。台灣的中國佛教會似不宜藉肉身證道的題目，以之誇耀於衆，利用群眾的好奇心理及求長生（其實肉體不腐壞並不是「長生」）的世俗心理，來宣揚佛法的神奇；但這絕不是傳道的正宗，而毋寧招致不必要的誤會，

惹起一種新反教運動。宗教的眞價值是在提高人的精神生命。人的肉體亦無非一種物質。物質的修短及作人工的保存，乃屬於應用科學的一類，與精神生命毫不相干。營精神生活者對其身體，有時且不能不「殺身成仁」，或釘十字架以示節救世。人既有生而幸長壽，當亦願儘可能效助於社會，而不甘虛度其生。死則毋寧「欲其速朽」（見禮記）。死而不腐的肉身，不是跟畫像照片一樣嗎？

民六五、三、一七·自美東

本刊歡迎  
訂閱  
投稿  
批評  
介紹！



## 中國正統思想發展史概論

——人文文庫特四二四——

馬問耕著 定價三〇元

我國歷代之正統思想，係以仁義爲其哲學基礎，以五倫之教爲其社會規範，以「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爲其最高之政治原則。到了國父時代，他將此正統思想發揚光大用以適應新中國而成三民主義，此乃正統思想之復興時代。後國父逝世，總統蔣公繼承革命大業實踐三民主義之理想。不幸蔣公逝世，凡我民族應加倍奮勉，恪遵遺囑「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族陣容」之訓示，才是對蔣公眞正的孝敬，才是對我民族文化與正統思想之眞正發揚光大。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